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MINGYUEZHAOWOXIN

李智纲散文集 李智纲 著

明月照我心



MINGYUEZHAOWOXIN

李智纲散文集

李智纲 著

明月照我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月照我心：李智纲散文集 / 李智纲著. —北京：  
大众文艺出版社，2012. 3

(华夏作家文库 / 贾兴安，张露群主编. 第4辑)

ISBN 978-7-80240-918-7

I. ①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4403 号

书 名 明月照我心：李智纲散文集  
著 者 李智纲  
责任编辑 刘清海  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石家庄名伦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 / 32  
印 张 90  
字 数 1800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00.00 元 (全 10 册)

國

江

志

院

王

李

錫

錫



◎ 《散文百家》初创时期的编辑们（1985年在编辑部小楼前）

## ◎ 序

### 浪 波

《明月照我心》行将付梓，智纲从北京寄来书稿，嘱我写一篇文章作为“序言”，我愉快地答应了。说老实话，为人作序，看似一件风光之事，其实却是一件“苦差”，因为这样一件随感式的千字文，往往需要阅读自身十倍乃至百倍的原著，才能归纳成篇。虽然如此，这一次我的“愉快”确实发自内心的。我和智纲，既有同乡之谊，更有同事之雅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几乎同时调入邢台地区文联，供职于《百泉》杂志。我做“文编”，他为“美编”。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莅临，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憧憬与希望，正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，大家工作认真，尽心尽力，团结友爱，亲密无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几年共同的经历，实在是今生今世最愉快，最舒畅的一段岁月。

智纲的散文创作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众所周知，智纲是一位“科班出身”的画家，他早年就学于天津美术学院，师从李鹤筹、孙其峰、溥佐诸先生，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；毕业之后，又深入研究齐白石、吴昌硕、潘天寿等近代花鸟大师的笔法，博采众长，自出机杼，逐渐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。这是一位画家成熟的标志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正当其画作“求索者盈门”之时，智纲又涉足文学领域，用“另

一幅笔墨”书写散文。文事与绘事，看似互不搭界，其实规律相通。诗圣杜甫尝言：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诗文如此，丹青亦然。对于一位有开拓精神的画家来说，深厚的文学素养，实乃其为集大成者的必备功课。历代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，其成功之途唯此一径。当然，今天智纲尚未入“大师”之林，但是他的作品文化品位，旨趣高远，内涵丰富，其艺术风范堪称“大家”。作如是观，则智纲的散文创作，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，实有深意存焉。

读其文，知其人。在我看来，《明月照我心》这一卷散文，可以说是作者的“半部自传”。智纲生于农村，长于田园，虽然经过自身的努力成就一番事业，但无论曾经“走”得多远，一度“飞”得多高，它的“根”仍在故乡的这一片热土，乡情、亲情、友情，是其念兹在兹的不变情结。我欣赏作者质朴无华的文风，更喜爱其笔下淳美天然的乡野风光和古道热肠的风土人情，读到会心处，不禁拍案叫绝。这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实在是相同的人生经历使然。我的家乡虽不与智纲同县，但两地相距不到五十华里，同属冀南腹地；我也和他一样出身农民家庭，我的“长兄”也是和他的“大哥”同样在抗日烽火中投身革命；我们都是从乡村小学接受启蒙教育，又先后负笈津门求学深造；更巧的是，毕业之后我们又同样回到家乡的“首府”邢台参加工作……知其人，读其文。乡里乡亲，乡音乡谊，乡土乡情，令人陶醉。

《明月照我心》是一曲故乡的赞歌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“霜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自古至今，有多少诗人作家从这一轮“明月”启发灵感，写出传世不朽的动人篇章，实在是浩如烟海，不可胜数。与众多同类题材相比，智纲的散文特别之处，在其寓情于事，

以亲历亲闻的点点滴滴，忠实地记录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。这在作者也许并非自觉，按文字落纸却有如此效应。通过深入地阅读，我惊喜地发现，与其花鸟写意风格画风不同的是，智纲的散文多用白描手法，写人记事，陈情状物，惟真惟实，绝无虚拟。时下散文界，崇尚唯美，追求华丽，殊不知大美即为朴素，至丽在于本色。作为一位专业画家的业余之作，智纲这“另一幅笔墨”，对于专攻散文的朋友，或是一个有益的启示。

人世沧桑，岁月不居。回想与智纲合作共事，不觉间将近三十年过去了。从年富力强到年逾古稀，我们都成了“退休老同志”。可喜的是，智纲退休之后依然壮心不已，作画撰文，笔耕不辍。《明月照我心》的出版既是他人人生一阶段的小结，更是晚年再铸辉煌的开篇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作为老友，我期待着，满怀信心的期待着。

纸短话长，言不尽意；互通心迹，权充序文。

辛卯年秋于溁南庄上



## ◎ 目 录

◎ 农民的胸怀.....	1
◎ 我的小学.....	6
◎ 地名趣闻话贺钊.....	12
◎ 双井与双桥.....	17
◎ 大门口那棵槐树.....	22
◎ 贺钊街.....	28
◎ 体验水乡.....	39
◎ 童年的梦.....	43
◎ 埋粮.....	47
◎ 红枣情.....	50
◎ 恭迎拖拉机.....	54
◎ 往事悠悠.....	57
◎ 1960 邯郸纪事.....	65
◎ 进城三题.....	71
◎ 没有星光的夜晚.....	79
◎ 宁晋买粮记.....	83
◎ 故地重访忆“四清”.....	88
◎ 母亲是一本书.....	100

◎ 父爱如水 .....	108
◎ 嫂子 .....	112
◎ 我家有个老八路 .....	116
◎ 老伴 .....	122
◎ 我随母亲上法庭 .....	129
◎ 嫂子仙逝周年祭 .....	134
◎ 忆姑母 .....	141
◎ 表兄 .....	145
◎ 我的语文老师 .....	149
◎ 启蒙老师王厚庵 .....	155
◎ 李氏三老 .....	160
◎ 少年伙伴 .....	165
◎ 半间屋 .....	170
◎ 玩儿的岁月 .....	175
◎ 看戏 听曲 .....	182
◎ 年味儿 .....	188
◎ 蝓蝓祭 .....	198
◎ 碾子磨 .....	201
◎ 远去的钟声 .....	204
◎ 鞋 .....	208
◎ 割草 .....	211
◎ 高粱 .....	214
◎ 萝卜干 .....	218
◎ 芦花飘香 .....	220
◎ 岁月沧桑话当年 .....	224

## ◎ 农民的胸怀

农民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，春种秋收冬藏，风风雨雨中历尽艰辛，生产出足以养活着人类生存的粮食，使其得以繁衍生息，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。农民，每天都在做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。可农民的代名词却是“贫穷”、“落后”、“愚昧”、“无知”、“小农意识”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常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。这种社会的不公，由来已久，至今仍在延续。

由于社会的不公，农民总处于被剥削、被愚弄的地位，生活水平低下，受教育机会少，知识贫乏，城里人看乡下人，“落后”、“傻”。可农民的儿子一旦有机会接受教育，照样可以金榜题名、升官发财，甚至可以官至相位，赶走皇帝、登上龙庭；照样上大学、读博士，做顶尖级科学家、富甲一方的财主。农民傻？城里人到农村，五谷不分，草苗不辨，同样“傻”！

农村，天地广阔。农民生活在大自然之中，时刻都与天地对话，是大地的主人。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，局外人觉得又脏又累的活儿，他们却是乐在其中，从不叫苦，只求风调雨顺，上天保佑他们每年都有好收成。也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换回应有的价值，逐步改善生活条件。安心自己的平静生活，没有奢望，没有野心，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为别人生产粮食，是他

们的本分，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不羡慕城里人的安逸生活，单纯、朴素、平凡而伟大。

农民的胸怀更体现其包容性。历史上有“贬家为民”、“流放边疆”，新社会有“下放农村”、“劳动改造”、“上山下乡”之说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当官了，还可以当农民，做了老百姓就可以赎罪，城里没饭吃了，就交给农民养活，即便是“反革命分子”，也可交由农民监督。总之，农村是社会的最底层，是仅次于牢狱的苦难之地。农村可包容所有的人生存，“右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走资派”、刑满释放人员，被机关单位开除的各样人等，都可以与农民“和平共处”，只要劳动，就有饭吃，把城里甩出来的“包袱”统统接纳。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只要不犯法，还怕什么？所以他们不怕被牵连，不怕扣帽子，远不像市民那样斤斤计较，患得患失，哪里能比农民的胸怀！战争年代，共产党人走出一条“农村包围城市”之路，那是“农民万岁”的时代。农民的地位空前提高，当官儿的同样住在农民家，吃农家饭，与农民一起劳动、拉家常，说知心话儿、交朋友。因为离开农民，将一事无成，更不用说战士、干部大多来自农民。

农民不会讲口头上的仁义道德，也说不出革命道理，可农民知道老老实实做人。讲诚信，求和谐，自发地传承着华夏文明的传统美德，自有道德标准约束自己，不知书也达理，邻里之间，祖辈同住一村庄，同饮一井水，相互之间，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以争得好人缘。乡里之间，人缘不好，会远播四方，后代找媳妇都会大受影响，那可是大事。当然，除了相互帮衬之外，也有矛盾，吵嘴、打架、反目成仇也是常事。可一旦遇到大事，仍会不计前嫌，如遇水灾、火灾，会整体出动；修桥、铺路、打井、开渠，出义务工，不计报酬，不分贫富、权势，

大事面前顾大局，相互之间见真情。不可回避，做出不道德的事，胡作非为，甚至触犯法律者，总会有的，这些人在村里没人缘，也很难生存。

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国家搞战备，不少城里人开始在老家寻求退路。村里人对进城后又还乡的乡亲，从来都持欢迎态度。老人们常说：“外边一旦荒乱，就回咱们家来，这里安全，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们。”多么温暖人心的话语！一旦还乡，乡亲们会腾出房子，先让你有安身之地，生活上有什么难处，会有人来相助。“文革”动乱，干部子弟、亲属，回家避风雨者屡见不鲜，人到难处，总会想起乡情。古人做官、经商，多要“告老还乡”、“荣归故里”。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，割不断的乡音、乡情，“月是故乡明”，故乡是人生的最终退路、人生归宿。现代人也依恋乡音、乡情，这是国人的传统所在。

我的故乡是个大村镇，“右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三类人”都有，可村里人总是以乡亲平等对待，从不去问政治背景是什么。1957年打“右派”时，村里有两位教师在外面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遣送回原籍后，在村里和社员一样，挣工分吃饭，只是运动来时，广播里喊他们几声了事。两位老师都因为出身不好，说几句实话，才被扣上帽子。乡亲们很同情，根本不相信什么“右派”言论，认为他们都是好人。其中一位“极右分子”是县一中的骨干教师林老师，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，有很高的文化水平，因曾是国民党时代的职员，打右派自然是重点对象。当年我正上中学，记得学校大字报上说他的罪名之一是诬蔑“农业社的牛都瘦了”，这是“反对农业合作化”，对现实“抹黑”。其实，何止是牛瘦了，实际上饿死了许多，在那说实话就是罪名的年月，有什么理可辩？当他在农场劳改三年之后，强制送回原籍务农，他真的进了牛棚，当了“牛官”。不过，他养的

牛没有死一头，比那些贫下中农“红五类”养的牛，既肥且壮，在乡亲们中，大有人缘，从内心里佩服。林老师曾是县重点高中的最优秀教师，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遗憾万分，村里人对他很尊重，他也很自觉地去干脏活、累活，不怕吃苦，并经常在田间地头讲故事、说笑话，传播知识。人们打心眼里佩服他的学问，觉得这样的文化人不去教书，干这些粗活实在可惜。说起林氏家族，在村里不是大财主，可世代书香，父亲在旧社会做不大的官，是很有水平的书法家；其叔父，早年求学北京国立艺专，当代中国国画大师李苦禅是其同窗好友，并为当年的李英更名李苦禅起到主导作用。可惜英年早逝，未出大名。其同辈兄弟，都有较高学历。在“知识无用”的反常岁月，优秀人才无用武之地，谁也无可奈何。奇迹也发生在那个年月，村里有志读书的青少年，慕他的名，偷偷去向他求教。他看到肯学习的青少年，深受感动，在牛棚里，煤油灯下，为孩子们认真补习功课。当国家恢复高考时，这些偷着学文化的孩子可沾了大光，有好几位先后考入各类大中专学校，一时在乡里传为美谈。当林老师进城复职教书时，虽然对时代有怨气，而对乡亲百姓，仍充满感激之情。

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提高农民待遇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。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落实到位，免农业税，免学杂费，种粮补贴，医疗保险，提高进城农民工待遇等等，农民的代名词在时代的进步中逐渐改变。然而，经济文化落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，城乡差别的缩小，还要有一个相当的过程。而新一代农民不满足农村的低生活水平，奋发学习，考大学，学技术，进城务工经商，有能力者开工厂，办学校，流通领域显身手。科技农业迅速发展，农民企业家同样光辉耀眼，农民不再永远是农民，身份地位在社会进步中不

断转换。农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，农民的胸怀更加广阔。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，农民工的血汗在城市的发展中流淌。脏活、累活、污染行业的苦活，还得农民工去干。各种服务行业，从环卫、饮食、家政到治安保卫。城市里一旦农民工撤军，会即刻大厦倾覆，陷于瘫痪，城里人优越的享受条件立刻受到制约。城里人这才认识到农民的重要，他们才是干一行爱一行的英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城乡差别逐步缩小，情感逐步交融，和谐共处的时代即将到来。

2008年9月于邢台

## ◎ 我的小学

出我家大门往北，过三个门口就是小学，距离不足百米，我上小学占尽地理优势，真令远道的孩子们羡慕！预备钟敲响后再跑进学校都不误上课，课间可回家喝口水，下雨时跑回家衣服也不会淋湿，比学校正对门的人家，也远不了几步。

我们村是有集市的大村镇，学校在南门里花市街路西。村中共有南门三座，西边位于鸡市街南口，东边南门在花市街南头，中间南门位于柴火市街，门楣上书“中山门”，高大雄伟，当是民国时期所刻。村中的街多为丁字，如西街东头对南北街，东门里直碰南北大街而不与西街相通，东西两座南门里大街，都与西街、东街相顶，惟有中山门直通北门，把村子一分为二。北门外是庙，水塘，实际上还是丁字街。解放后，就以南北街为界，分为东西两个村，外加西庄共三个村。当时村内就一所小学，离校远的孩子上学真像跨村子一样，与邻近学校的孩子相比就辛苦多了。

小学原是财主的大宅院，高高一面青砖外墙临街而立，如城墙一样壮观。外墙南边开一拱门，门不大，只供行人进出，门上有一块砖砌匾额，上书“公立小学”。门洞很深，照壁前右拐设二道门，进了二门方见宽敞的大院落。三间正房立在高台



之上，抱厦下明柱四根，左右各有厢房两间，东西两边各有南北向配房，东边一大一小两个教室，西边五间教室加一间单间（单间为老师住房），南房两间亦为课堂。南房与照壁间挂一口大钟，钟身高大，声音宏亮，那大铁钟应为村内寺庙之钟。据大人们讲，日本鬼子进村之前，学校曾设在大庙之内，后来，鬼子兵把大庙放一把大火，学校没了，后来才搬进现在的宅院，两边的房子不是住房，是按教室用途后盖的。

初入小学，记忆最深的是第一课。新书本上第一课有三个字，走、走、走，实际上只学一个字。那是解放区自编的书，各地都不统一，毛头纸铅印，到不了期末，前半部早已烂掉。孩子们自带一个小板凳，桌子是用砖支起的一块木板，屋内没有灯光，没有取暖设备，冬天糊上窗户纸挡风就可以了。条件虽然简陋，师生们心情舒畅，安全太平，真庆幸解放战争没打到我们这里，还应感谢高树勋将军在邯郸起义，我们冀南平原免遭内战灾难。日本投降后，我们就过上了太平日子。

那年月，小学生的功课非常轻松，没有课外作业，写大字和唱歌做游戏是上课下课下的重要活动。

我上小学时，正赶上解放区刚刚开展各项工作，比如发动群众斗地主、土地改革、扫盲、妇女解放、参军、支前等等，每项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，空气中也散发着改天换地的浓浓气氛。小学配合中心工作，唱新时代的歌曲，宣传群众是中心工作之一。我上小学时是适龄儿童，可进学校看高年级学生，老大哥、老大姐，他们上学晚，相差很大，看他们唱歌、做游戏或到村里做宣传，非常神气。课堂上学唱歌，课间唱歌比赛，院子里经常歌声飞扬。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、“解放区的天”、“一九四八年哪，胜利年那么喉咳！”、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等等，至今熟记心中，终生不忘。那时的老师很多是地下工作